

[英] 大卫·休森 著
David Hewson
石青 译

罗马

A Season for the Dead

凶杀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大卫·休森 著
David Hewson
石青 译

罗马

A Season for the Dead

凶杀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6 - 2400

A Season for the Dead

David Hewson

Copyright © 2004 by David Hew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根据 Bantam Dell 2005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凶杀案/(英)休森著;石青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176 - 1

I. 罗… II. ①休…②石…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3764 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 博

罗马凶杀案

Luo Ma Xiong Sha An

[英] 大卫·休森 著

石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3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76 - 1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前 言

故事是从梵蒂冈图书馆的阅览室开始的。神秘的“国中之国”梵蒂冈和生活在其间的神职人员为小说提供了极大的想像空间；恢宏的古罗马建筑为小说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四百年前大师留下的经典宗教绘画贯穿始终；曾经在基督教早期激励了众多信徒的殉道者的献身方式成了当代杀戮的灵感。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在那短短的五天里，我们看到了生活在亚平宁半岛上意大利罗马的一群人。

警察群像：尼克·科斯塔在父亲“赤色马可”的教育下长大，是个正直敬业的警察，虽明明知道那个与几宗命案都有关联的萨拉·法尼斯并没有对警方说实话，他还是迷恋上了她。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吗？卢卡·罗斯经验丰富，嗅觉敏锐，是个不乏正义感的老警察，可是岁月磨去了他的棱角。他真的是心灰意冷了吗？病理学家特丽莎·卢波的“疯狂”让罗马市的警察们对她又怕又崇拜。她还会继续她热爱的工作吗？利奥·福尔康是他们的长官，信奉“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他是“黑警察”吗？

神职人员群像：迈克尔·丹尼从位高权重的红衣主教蜕变成具有利禄之心的凡夫俗子。谁之过？教会？人的本性？布伦顿·罕拉汉是梵蒂冈的行政人员，竭力维护教会的声誉，处心积虑地抹去任何有可能玷污教会名誉的污点。这是忠诚吗？吉诺·富斯从小受到教会的悉心培养和保护，但是这并不能压住他心中邪恶的种子。谁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社会群像：马可·科斯塔在晚年对终其一生的信仰感到困惑，不过“当你遇到困难时不要放弃，不要回头”的信条是他留给后代的精神遗产。在巴黎女修道院长大的萨拉·法尼斯集美貌和聪明于一身。我们能理解她的所做所为吗？大学讲师利纳迪·斯蒂凡诺，议员艾丽西娅·瓦卡利尼，电视台主持人阿洛图·瓦勒纳，还有那个可怜的科索沃少女伊瑞娜……

简而言之，读英国作家大卫·休森的《罗马凶杀案》能让你了解早期天主教会的历史，能带着你在罗马的大街小巷游逛，能让你欣赏到大师的经典名作，能让你看到神圣梵蒂冈的另一面。异乎寻常的人物关系，复杂的情节，丰富的历史知识，《罗马凶杀案》绝对不是一部具有宗教狂热、落入俗套的连环凶杀的惊险小说。

石 青

2007年5月

1

酷热当头。萨拉·法尼斯坐在梵蒂冈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桌前，凝视着窗外。窗户外面是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庭院，她努力集中起注意力。八月午后的酷热使她的眼前出现了摇摆晃动、变了形的幻影。在虚幻的雾气里，草坪变成了一个黄色的、干燥无情的太阳。现在是下午两点，在一个小时之内窗户外的气温会达到摄氏四十度。她应该像其他人那样离开这里。八月的罗马是一个空荡荡的火炉，回响着被烘干的幽灵的窃窃低语声。这天早上，在城市另一端的大学走廊上只有她一个人孤独的脚步声。这是她决定逃往别处的一个原因。半数的店铺和饭馆都关门了。只有在公园和博物馆里才有人人的踪影，一些零零星星的、汗流浹背的游客试图在那里寻找到少得可怜的阴凉地方。

现在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可是她却决定留在城里。她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像个傻瓜。休·费查尔德从伦敦来了。英俊的休，聪明的休，这个男人可以凭着记忆流利地说出存放在欧洲各国博物馆内的每一本早期基督教手

抄本的名字,他很可能也读过这些手抄本。如果飞机准时的话,今天早上十点他就到达费米奇诺机场了,现在应该在英格特拉酒店办理好了入住手续。对他来说,这会儿来找她还太早。她知道在他的通信录里可能还有其他人的名字,另有候选人上他的床。他是个非常忙碌的男人。他将在罗马停留五天,其中有两个晚上与她独处,然后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一个律师研讨会。

她想,他有其他的情人,这是可能的。不,完全有可能。毕竟他是住在伦敦的。他已经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成为欧盟里一名成功的职业文官。现在,他似乎每四个礼拜中就有一个礼拜是在旅途上,去罗马,去纽约,去东京。他们最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他三十五岁,英俊得几乎有些太过于完美了。他有一副颀长强壮,晒得黝黑的躯体;一张热情、高贵的英国面孔,随时准备露出笑容;一个顶着金色头发、任性倔强的头颅。很难想像他没有和其他女人上过床,恐怕在第一次见面时就上床了。她有些内疚地想到,四个月以前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保护历史文物的大会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并不担心。他们两个人都是单身的成年人。他在做爱时是非常小心的。休·费查尔德是个很有条理的人,他进入了她的生活,然后不定期地每隔一段时间又离开她的生活,对此他们互相都感到满意。今天晚上他们将在她那套邻近梵蒂冈的公寓里共进晚餐。他们将走过圣天使堡旁边的大桥,在老城那一带的街上散步,找个地方喝杯咖啡。然后他们会在午夜时分回到她的家中,他将在那里待到第二天早上,此后的两天里他会被一系列的会议缠住。她想,这是一次准备充分的、

理性的活动,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交往和生理上的满足。这足以让她感到幸福了。这足以消除那些疑虑了,不经意间,她忽然这样想到。

她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到放在窗边红木书桌上的那本珍贵无比的手稿上。这是一本黄色的册子,它与萨拉·法尼斯通常在梵蒂冈图书馆查看的那些古籍完全不同:公元十世纪版本的《厨艺》(《*De Re Coquinaria*》),这是西方料理史上的传奇人物阿比修斯在公元一世纪写就的著名的罗马帝国食谱。她要给他做一顿真正的罗马饭:松子牛肉馅小煎饼,肚子里填了香料面团的鸡,还有加了蜂蜜的蛋奶酥。她会向他解释,他们之所以在家里吃饭,是因为正值八月,最好的饭馆都关门了。这里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关系现状的企图,这纯粹是实事求是,而且她喜欢做饭。他会理解的,或者至少不会反对吧。

“阿比修斯?”从她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太突然了,她吓了一跳。

她转过头去,看见吉多·弗雷特利正以他惯有的固执,向她微笑着。她努力对他报以微笑,尽管她并不乐意见到他。无论她什么时候来图书馆,这位瑞士卫兵总是会凑过来。他很清楚——或者他已经知道——当她在图书馆工作时是可以聊天的。他的年纪与她相仿,已经开始有点儿发胖了。他非常喜欢这身蓝色的、类似中世纪式样的制服和黑色的皮枪套。作为一名准警察,他的权力只在梵蒂冈之内,而且就在梵蒂冈比较安静的图书馆内。罗马的警察仍然对圣彼得广场的治安负有责任。实际上,圣彼得广场是仅有的需要法律的地方。她和他是不同类型的两种人,她与这个安静的、稍微有点胆怯的人完全不同。吉多·弗雷特利不会试图在特米尼火车站周

围花上一天的时间去推搡那些酒鬼和瘾君子。

“我没有听见你进来，”萨拉说，希望他将这句话视为是一种轻微的指责。阅览室里除了她，再没有第二个人。她喜欢这份宁静，不想因为谈话而破坏了它。

“对不起。”他拍了拍皮带上的枪，一种下意识的、烦恼的举动。“我们被训练得像老鼠那样没有一点声息。你永远不会听见的。”

“那是当然的，”她回答道。如果萨拉没有记错的话，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梵蒂冈发生过三桩凶杀案：一九八八年，瑞士卫队的新任指挥官和他的妻子被一名心怀怨恨的下士卫兵开枪打死；一八四八年，教皇的总理遭一个政治对手暗杀身亡。由于罗马市的警察负责圣彼得广场上的人群，所以吉多·弗雷特利最操心的就是野心勃勃的窃贼。

“不是你常看的书啊？”他问。

“我的兴趣很广泛。”

“我也是。”他瞥了一眼桌上的书。这本书有个盒子，盒子的正面用大大的黑体字印着书名，这就是他知道她正在读什么书的原因。吉多总是在寻找聊天的话题，不过可聊的话题很少。也许他以为这是一种侦探的工作。“知道吗，我正在学习希腊语。”

“这是拉丁语。看看这文字。”

他的脸沉了下来。“哦，我以为你看的是希腊语呢。像往常那样。”

“像往常那样。”她可以看出他脸上苦恼的表情，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他想：我得尝试学习这两种语言吗？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学得怎么样？”

她敲打着笔记本电脑，她已经把所需要的菜谱往计算机里输入了一半。

“改天吧，现在不行，吉多。我忙着呢。”

书桌与窗户互成直角。她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再一次看着窗外的花园。她从高高的玻璃窗上看到他那颇长的黑色身影。吉多不打算轻易放弃。

“好吧，”他对着玻璃窗上她的映像说，然后走开去，回到楼下的入口处。她听到从楼上的长廊那里传来了笑声。那里有游客，这些人有足够的权势获得一张进入那些不公开区域的入场券。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有多幸运？最近几年，作为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大学讲师以及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喜好，她待在这个图书馆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沉浸在丰富得令人咋舌的藏书里。她接触过米开朗琪罗的绘画和诗歌。她读过亨利八世写给安妮·博林的情书，以及有亨利八世亲笔签名的 *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这篇檄文为亨利八世赢得了“忠诚卫士”的称号，但是即便如此也没能将他留在教会里。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早期的作品——极为贵重的古代经典手抄本和古版本——她的注意力一直以来都聚集在这些古籍上。尽管如此，她也忍不住地要偷看一眼中世纪的私人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她觉得她在亲耳聆听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和哲学大师托马斯·亚奎纳。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干燥的犊皮纸和他们留在纸上的古老墨迹之中。这些遗迹让他们成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尽管他们拥有智慧和学识，拥有驾驭文字的技能，但是如果他们缺乏博爱仁慈，他们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但是休·费查尔德也许会不同意。

入口处传来了一阵吵闹声，有人在喊叫，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很烦人。还从来没有人在梵蒂冈图书馆大声喊叫的。

萨拉抬起头,吃惊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她走来。他快速地穿行在从高高的窗户外投射进来的明亮的光带里,急促的、坚定的步伐似乎与四周的环境很不协调。空调机的音量增大了。一股冷空气裹住了她,她打了个寒颤。她又看了一眼。斯蒂凡诺·利纳迪,大学里的教授,正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包,大步穿过空荡荡的阅览室。她看不出在他那张留着胡须的圆脸上的表情是什么:生气还是恐惧,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他身上的衣服是他常穿的黑色衬衫和黑色裤子,不过衣服乱糟糟的,上面好像还有湿的痕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没有什么原因,对这个已经认识了有些时候的男人,萨拉·法尼斯感到了害怕。

“斯蒂凡诺……”她轻声地说,大概太轻了,他听不见。

他身后的喧闹声更大了。她看到有人摇摆着胳膊,跟在这个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右手提着一个奇怪的超市大购物袋的人身后跑了过来。她现在看到他的左手上有件很特别的东西:一支枪,一支黑色的小手枪。斯蒂凡诺·利纳迪,一个从来没见过他发怒的男人,一个她曾经觉得有几分魅力的男人,手里握着枪,大步穿过房间,直直地朝她走来。她猜不出来是因为什么,不可能根据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解释他的这个行为。

她伸出手抓住书桌的两头,把书桌转了个九十度。老式的木头桌子在大理石地面上摩擦,就像一只痛苦的野兽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她用力搬动书桌,直到她的背靠到窗户上,书桌紧紧地挡在她的身前,不要质疑这一连串动作的逻辑性:她必须还得坐着,她必须面对这个男人,这张放着一本十世纪版

本的古罗马烹饪书，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古老书桌可以为她挡住正在接近她的难以预测的危险。

接着，比她料想的要快得多，他站在了她的面前，喘着气，深棕色的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发狂的神情。

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盯着她的脸。她觉得身上的肌肉放松了，虽然只放松了一点。在这一刻，萨拉不害怕了。他到这里来不是要伤害她。她对这一点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很难解释她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斯蒂凡诺……”她又说。

一些人影在他背后聚集。她看到吉多·弗雷特利也在其中。她不知道他的枪法有多好，由于某种倒霉的运气，她也许会在今天死掉，死于一颗打偏了的子弹，这个没有经验的瑞士卫兵正用一只颤抖的手握着枪对准她的旧日情人，而她的旧情人则因为某种原因在罗马最受尊崇的图书馆里发狂。

斯蒂凡诺用左胳膊——这只胳膊握着武器——扫掉书桌上所有的东西，珍贵的阿比修斯的烹饪书和昂贵的笔记本电脑劈里啪啦地掉到了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

她一声不吭，等着，他的眼睛似乎在说，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然后斯蒂凡诺把包提起来，口朝下倒过来，包里的东西掉在了书桌上。斯蒂凡诺用命令的口吻，半是疯狂半是沉重地大声说：“殉道者的鲜血乃是教会的种子。”

萨拉看着面前的东西。那是一卷结实的、潮湿的新犊皮纸，好像刚刚被冲洗过。一旦它被晾干后，就非常像阿比修斯用来写烹饪书的纸张。

斯蒂凡诺的左手依然握着枪，他开始将放在萨拉眼前的

这卷柔韧的、奇怪的东西铺开，拉长，直到把硬红木书桌的桌面铺满，然后从书桌的两端垂下去，它现在的形状看上去既熟悉又陌生。

萨拉强迫自己睁大眼睛，强迫自己去努力思考看到的東西。被斯蒂凡诺·利纳迪打开，并非常小心地用右手掌抚平的东西好像是一块正在展示出售的桌布，这是一张人类的皮，一张晒得有点儿黑、潮湿的薄皮，仿佛它刚被洗过。它是从人的身体上草草地割下来的。为了取得一整张皮，先从脖子、生殖器、脚踝和手腕处割开，最后从脊柱和大腿后面割下来。萨拉不得不竭力阻止自己伸出手去触摸那东西，她只是要确定这不是什么噩梦，她只是要知道。

“你想要干什么？”她尽可能平静地问道。

那双深棕色的眼睛看着她的眼睛，然后挪向一边。斯蒂凡诺对他所做的事情感到害怕了，相当害怕，不过其中还包含有某种决心。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并不固执，只是专心致志于他的工作。这会儿她想起来了，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特士良，这是一位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辩论家。他刚才引用的正是特士良著名的指令。

“谁是殉道者，斯蒂凡诺？”她问。“这是什么意思？”

在那一刻，他的神志是正常的。她可以很清楚地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发狂的眼神变得安静了。斯蒂凡诺正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寻找着答案。

他向前探出身子。“她还在那里，萨拉，”他咆哮着，带着萨拉熟悉的烟草的气味，但是声音非常轻，似乎他不希望其他人听到。“你必须去。看看这个。”他凝视着书桌，还有桌上的人皮。“我不敢……”他的脸上呈现出惊恐的神色，这看起来

好像很滑稽可笑。“想想巴多罗买^①。你肯定是知道的。”

接着，他用疯狂的、非常响亮的声音重复了一遍特士良著名的指令：“殉道者的鲜血乃是教会的种子。”

现在，斯蒂凡诺·利纳迪的眼神是阴郁的，全然不知所措。他举起了枪，又短又细的枪管对着她的脸。

“趴下！”卫兵尖声叫道。“趴下！”

吉多真是个白痴。萨拉本能地知道他看不见这个场景，不可能像她那样认为斯蒂凡诺不会伤害她。

“别！”她举起一只手，对着这两个男人，然后惊愕地看到斯蒂凡诺的枪又在她的脸前晃动，往上又抬了抬。“你们两个！都别动！”

吉多既害怕又生气，毫无意义地尖声叫着。他失去了控制。而斯蒂凡诺只是瞪着她，用那双悲痛的、孤独的眼睛瞪着她。他眼睛里包含的那种完全听天由命的表情终于让她感到了寒冷。

他大声地说出了一个字：“快。”

“别，”她对他们两个人说，知道这么说没有用。

吉多的枪发出了一声爆炸。爆炸声响彻整个阅览室，萨拉的耳朵痛得让她尖叫了起来。斯蒂凡诺·利纳迪的头颅被打裂了，流出一股青黑色的血和脑浆。吉多在这个死去的男人周围跳来跳去，希望自己敢触碰倒在地上的尸体，枪还在他的手上跳动，好像枪自己有头脑似的。

^① 巴多罗买(Bartholomew)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可能就是拿但业。传说巴多罗买和犹太在十世纪将基督教带到了亚美尼亚，并在那里殉道。在艺术作品中，他经常被表现为拿着割皮刀，或者像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中那样手上拿着他自己的被割下的皮。

萨拉闭上眼睛,听着枪声,她听到嗖嗖的子弹声,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在这个她已经逐渐喜爱上的华丽场所里。

当枪声停息下来后,萨拉·法尼斯睁开了眼睛。斯蒂凡诺还躺在地上。一个值班卫兵在尸体附近大声喊叫,并用手捧住自己的肚子,仿佛担心一松开手,肚子里的东西就会翻腾出来。

她看着斯蒂凡诺的头。它躺在地上,搁在阿比修斯古老的书上,浓黑的血染在书页上。

2

他们站在圣彼得广场柱廊的阴凉处,卢卡·罗斯不知道今天的太阳会把他的秃头晒得有多厉害。他的肚子发出了几下咕噜声,这都是昨天晚上的啤酒和比萨饼闹的。然而更糟糕的是,就在今天早上,他被指定在以后的四个星期里与这个小伙子成为工作上的搭档。他猜这是一种惩罚,是针对他们俩的。目前他们俩都和罗马市警察局相处得不好,不过个中的原因完全不同。就他而言,他的原因是清楚的,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小伙子只是样子不讨人喜欢,仅此而已。而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警察局不喜欢他。

他看着他的搭档,叹了口气。“好吧,我知道你想让我提问。所以耍一点花样。”

尼克·科斯塔笑了,罗斯不希望他看上去是那么年轻。他

们有时候不得不在神圣的圣彼得广场内逮捕那些怀有特别恶意的人。他不禁想要知道这个瘦削的、看上去像孩子似的家伙在那样的情况下能有多大的用处。

“这不是花样。”他们以前从未在一起工作过。他们来自不同的警察局。罗斯猜这小子压根不知道为什么让一个年老的大胖子警察当他的新搭档。他从来没有问过。他似乎就这么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事情。罗斯还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在其他人的看来，尼克·科斯塔不像警察。他不怎么喝酒，甚至不吃肉，坚持锻炼身体，而且是个颇有名气的马拉松赛跑运动员。他还是过去报纸上常常提到的那个该死的赤色分子的儿子，那个男人传给尼克·科斯塔一种非常奇特的习性。他是个画迷，也是个很特别的画家。他知道卡拉瓦乔晚期在罗马的每一幅画的出处和下落。

“在我听来像是个花样。”

“这是常识，”科斯塔说。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更像他的实际年龄，罗斯知道他是二十七岁。这位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想，也许他比看上去得更能干。“不是耍花样，大叔。这是魅力，是真正的东西。”

“那么给我来点魅力。那边……”他朝梵蒂冈的围墙点点头。“我猜那里都是好画。”

“不，只有一幅。《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稣》，他们也把这幅画从它最初挂着的地方取下来了。其实梵蒂冈从来都不是很在意卡拉瓦乔的画。他们认为他太激进，太接近穷人。他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双肮脏的脚。他把使徒画得就像是你在大街上遇见的普通人。”

“所以这就是你喜欢他的原因？我猜你是受了你老爸的

影响。”

“这是我喜欢他的部分原因。不过我就是我，不是别的什么人。”

“没错。”罗斯记得他那位父亲。那可是个爱惹是生非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袖手旁观，也从不受贿，他的确是个非常特别的政治家。“那么，那幅画现在在哪里？”

小伙子朝河那边点点头。“走六分钟的路。在圣奥斯提诺教堂。你可以把它叫作《罗雷托的圣母》，或者叫作《朝圣者的圣母》。两种叫法都可以。”

“画得很好吗？”

“的确把脚画得很脏。梵蒂冈讨厌它。这是一幅了不起的画，不过我知道还有比它更好的画。”

罗斯想了想。“我想你对足球没兴趣，是吧？足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话题。”

科斯塔没说什么，然后打开收音机，插上耳机。罗斯吸了吸鼻子。

“你闻到阴沟的气味了吗？”他咕哝着。“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来建造这座地球上最大的教堂，让教皇就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可是阴沟的臭味还是像特拉斯特维莱地区那些偏僻的街道。也许他们把尸体剁碎了，扔进马桶里冲走。好像我们会知道似的。”

科斯塔一直在胡乱摆弄那该死的收音机。他们俩都知道这是不允许的。

“嗨，”他嘟哝着。“你不以为我也很烦吗？如果福尔康听说你在乱弄那玩意儿，他会踢你的屁股。”

科斯塔耸了耸瘦削的肩膀，笑了。“我在帮你找足球节